

出租 永济路小金庄通源小区，一室一厅45平方米，豪华装修，家具家电全新，未入住。可租可售，租住要求干净，月租金1200元不讲价，售价面议，**看房电话：13832738807**

时间的声音

■章铜胜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直都很喜欢这句话，因为总觉得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感知，或是忽略了这些，但这并不影响我对这句话的喜欢。就像许多道理，你肯定不会很明白，但依然会觉得它是有道理的一样。

对于如逝水般流去的时间，我知道应该去珍惜。而在这句话中，我还有自己的理解。如果时间如逝水，那么时间流失的声音，是不是就是逝水流去的声音呢？那是清澈舒缓的声音，还是湍急回漩的声音。或许，时间的声音，就是孔子站在川上听到的声音，和我们站在一条溪流边所听到的声音一样。只是，在那一刻，我们可能是茫然的，并没有真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悄然流逝，当然也不会有此番感叹了。

我一直在想，时间的声音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好像也没有想明白，或者说，直到现在也还不清楚，时间的声音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声音，或几种声音的混合。又或者，时间本就是无声的。有时候，只是我们对于时间的流逝，还不能用一些准确的词语去描述

它，而觉得有必要给予时间一些形象的比喻，比如白驹过隙等等。当然，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声音，或是颜色来形容时间，这样似乎更形象，也更容易理解一些。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饭的时候，女儿突然问我，爸，你觉得是你现在的时间过得快，还是以前的时间过得快。我想了一下，还真的不好回答。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快慢之别，有时候快慢只是一己的感受而已。

女儿的问话，让我想起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来，词的结尾是：“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在蒋捷的心中，是不是那一片雨声呢。在少年、壮年和暮年的不同年龄阶段，听到了不同的雨声，他所听到的是时间的声音吗？

在暮年，从那点滴到天明的雨声里，词人听到的是一种人生的况味吗？或者是词人关于雨声的一些记忆，在那个雨夜里断续回放着。对于此时的蒋捷来说，时间在雨声里流逝的声音，或欢快，或低回，或无情。而如今，时间的声音，又在点滴到天明的无限长夜里，一一回来，点点滴滴，分

割着这个漫长的雨夜。时间的声音，有情还似无情，快意又似恼人。

时间的声音，是风走过的声音。在冬天夜读，喜欢读史。史书上，很多表述都极简洁，一番金戈铁马的史事，一段斗智斗勇的历史，往往只是三言两语。每每读到这些，就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就想知道那些文字之外的一些内容，于是，只有冥思苦想了。一凝神，还没有神游八荒呢，就听到窗外风吹过空荡街道的声音，时间就这样悄然流走了，不觉之间，夜已深，只得早点睡下，而心思还在那一段历史中沉浮。对于我来说，时间的声音，就是冬夜里风走过街道时留下的呼呼的声音，有时低沉，有时咆哮。

时间的声音，还是雨落在树叶和土地上的声音。还在乡村生活的时候，我就喜欢雨天。雨天通常是闲着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闲着多好啊。雨不大的时候，或是雨停歇的间隙，可以到田野里走走，听听雨声，听听草叶上的雨珠落入池塘的声音，清脆的“叮咚”一声。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不一会儿，便是晌午，或是黄昏

心灵发送



了。在或急或缓的雨声里，在雨珠滴落的声音里，时间过得真快。此时，时间是雨落下的声音，不疾不缓，悄然流逝。

时间的声音，还是花瓣张开坠落的声音，又或者是稻穗耷睡时低头的声音，还可能是其它的什么声音。可我还是觉得它应该是我们所能听到的所有声音，很多时候，我们是听不到时间的声音的。我希望自己能听到时间的声音，哪怕很细微，至少我感受到了时间，知道它在悄然流过时，还特意跟我打了声招呼。

父亲的乡土情怀

■佟雨航

父亲热爱土地，就像我们热爱他一样，真挚、热烈。

春季，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父亲那颗沉寂了一个冬季的心也随之苏醒、抽芽儿。在村子里其他人都袖着双手蹲在墙根儿下晒太阳的时候，父亲却一个人跑到了空旷的田野里，用脚尖踢踢田里的土疙瘩，用手指抠一把还没有完全化冻的泥土，喜悦之情跃然脸上。谷雨时节的来临，令父亲整日里精神抖擞。父亲开着新买的拖拉机，像一个“驰骋沙场百战威，铁骑闻破万重围”的大将军，在黑油油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一片又一片绿色的希望。

夏日，骄阳似火，酷热难当。当城里的人们躲在空调间里避暑纳凉时，父亲却头戴着一顶草帽，身穿着一件白褂子，长满老茧的双手紧紧握着一把锄头，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挥汗如雨。父亲说，他只要一站在绿色的原野里，就像坐在家里的堂屋一样，感到无比的舒适惬意。

此时，父亲的褂子多半是不系扣子的，露出结实的紫铜色的胸膛。父亲不时地用褂子的衣角抹着额头上的汗珠，褂子的背部早已湿透，又被干热的风吹干，结了一层又一层盐花。然而，田里的秧苗却在父亲辛勤汗水的浇灌下，汪成了一片绿色的海，父亲成了泛在绿海上的一叶扁舟。

秋天，金色满山，硕果飘香。父亲心里满是丰收的喜悦。父亲手持弯月般的镰刀，金色的收获在银色的刀锋下，一片片地倒向父亲的怀抱，臣服在父亲的脚下。父亲开着拖

拉机，乐此不疲地将一车车的收获拉回家，脱粒、储藏或变成一沓沓红色票子存进银行。那个时刻，父亲豪气地对我们兄妹说：“你们哪个要买楼、买车？别和爸爸客气，爸爸赞助你们，你们的爸爸阔得很哩！”

隆冬，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父亲顶风冒雪把一车车的牛羊粪运送到田地里，再一锹一锹地均匀铺在土地上。父亲说他这是在养地肥地，在给土地穿一件过冬的棉衣哩。我们嘲笑他说：“现今谁还使用农家肥啊？花钱多买些化肥就是了，这么累多不值得。”一向慈爱的父亲向我们吹胡子瞪眼：“你们懂啥！就是那些化肥把土地糟践苦了。如果再这么干，没多少年土地就会像石头一样坚硬，寸草不生，更别提长出好庄稼来。”

土地就是父亲的命。父亲热爱土地，离不开土地。父亲60岁时仍在乡下农耕不辍。我们几个进城的

子女都想把父母接进城里享清福，可父亲就是撒舍不下他伺候了一辈子的那片土地。要不是父亲在65岁那年开着拖拉机犁地时，把拖拉机开进了十几米的深坑里，也许父亲至今还在乡下种田呢。那个大深坑是一个废弃的砖厂遗留下来的，幸好父亲在拖拉机栽进深坑前一刻跳下了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强行把父母接进城，并卖掉乡下的老屋以绝后患。父亲进城后，依然心心念念牵挂着他的土地，每年春种、夏锄、秋收、冬藏时，父亲都要去郊区的农田里走走看看，看农人们在田里忙农事，眼里流露着满心的羡慕和向往。我们也都理解父亲对土地的那份热爱和深情，所以我们会放下工作，开车陪着父亲去郊区的田野里逛逛，以慰藉父亲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怀。



生活手记

百年之幸

■祝相宽

多么幸运——
在有生之年，赶上一个
准备了百年的盛世庆典

为了这个神圣的日子
一条红船满载着火种
从百年前的黑夜驶来
一面布满弹洞的旗帜
高举着锤子和镰刀
翻过雪山和茫茫的草原

而一支挥斥方遒的狼毫
指挥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呐喊着，横扫三座大山
还有那一声庄严的宣告
让天空辽阔，让白鸽起飞
让初升的太阳普照人间

所有的光荣都在今天集合
所有的鲜花都为今天盛开
当高铁驶过春天的大地
当神舟飞向梦想的蔚蓝
我看见大运河畔的果园里
一树桃花映红亲人的笑脸

多么幸运啊——
在欢庆百年的舞台上
我将献上这首小小的诗篇

庆祝建党100周年散文诗歌征文

主办：沧州晚报 沧州市作协

协办：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G104沧州项目部

【信念和信心】

别把人生想得太难，人生需要几分自我的鼓励，不管在什么时候，要有几分信念和信心。生活少不了哭哭笑笑，青山绿水依然在，来来往往人不同。要学会看得惯，还要学会看得开，你内心的平坦是人生最真实的风景。

——182xxxx6699

【闪光点】

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正能量，不被周围的言语所迷惑、困扰。我们要做好自己，相信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学会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并且珍视它，守护它。只要保持这种状态，生活就会变得轻松美好。

——133xxxx4670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63073072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诉衷情】

廊上花灯去年红，新岁添从容。尘网推肩折腰，辜负诗酒年华。花下媚，樽前醉，假富贵。华发方知。将相无种，陈王豪情！

——杨家才